

从阿拉伯化到约旦化

——约旦对境内巴勒斯坦人民族整合道路的历史演化^{*}

田鸿涛 闫伟

内容提要 约旦的民族建构伴随着其领土的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人口变动。约旦对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整合的核心议题在于,在两个族群中构建统一的民族认同和历史记忆。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大叙利亚地区的地缘空间裂变,呈现出多样化的泛民族主义认同。外约旦建国初期寻求大叙利亚乃至阿拉伯世界的统一。1948年,外约旦控制约旦河西岸,以阿拉伯属性整合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建立起西岸人(巴勒斯坦人)和东岸人(约旦人)分权的政治模式,也造成了巴勒斯坦人成为外约旦多数派的现实。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约旦逐渐失去了对西岸地区的控制,遂聚焦于东岸地区的民族建构。在某种程度上,约旦形成了东岸人在政治上掌权,巴勒斯坦人在经济上崛起,约旦哈希姆王室居中平衡的局面,虽然约旦的族际关系相对稳定,但仍面临挑战。

关键词 约旦 巴勒斯坦人 民族整合 阿拉伯化 巴以问题

领土空间是建构民族认同的基础。^① 新月地带诸国社会构成复杂,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相对薄弱,以族群、教派和部落为基础的宗派冲突严重。约旦作为“沙聚之邦”,周边地区动荡不已,位于中东冲突的核心区域。约旦绝大多数人口为阿拉伯人,但其族群(ethnic group)构成却较为复杂,半数以上的人口为巴勒斯坦人,^②其余为约旦河东岸地区的阿拉伯贝都因人、切尔克斯人、车臣人等。历史上,因多次的领土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人口变动,约旦境内巴勒斯坦人的分布范围也在不断变化,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复杂化,进而增加了约旦对两大族群的整合难度,造成了约旦民族认同的困境。^③ 特别是,以色列一些力量试图将约旦作为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当前,新一轮巴以冲突已外溢为地区重大安全事件。约旦作为拥有巴勒斯坦难民最多的国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21VGCQ01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民族》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部老师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西]胡安·诺格著,徐鹤林、朱伦译:《民族主义与领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② 根据约旦官方统计,巴勒斯坦人占约旦总人口的43%,但学界普遍认为巴勒斯坦人占到约旦总人口的半数以上。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The Challenge of Political Reform: Jordanian Democratisation and Regional Instability”, *ICG Middle East Briefing*, Amman and Brussels, October 8, 2003, p. 8, <https://www.crisisgroup.org/sites/default/files/the-challenge-of-political-reform-jordanian-democratisation-and-regional-instability.pdf>.

③ 约旦河东岸为今约旦的领土,约旦河西岸为巴勒斯坦的领土。1948年,当时的外约旦控制了西岸地区。1988年,约旦正式放弃西岸地区。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PCBS)的统计,2020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人口为510万。2017年,流散在外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约为585万,约旦是除巴勒斯坦本土外第二大巴勒斯坦人聚居地,注册的巴勒斯坦难民约为217万。详见PCBS, *Number of Registered Palestinian Refugees by Country*, January, 2017, https://www.pcbs.gov.ps/Portals/_Rainbow/Documents/Registered-Refugees-by-Country-Diaspora-E-2017.html; PCBS, *Estimated Population in Palestine Mid-Year by Governorate, 1997-2021*, https://www.pcbs.gov.ps/Portals/_Rainbow/Documents/%D8%A7%D9%84%D9%85%D8%AD%D8%A7%D9%81%D8%B8%D8%A7%D8%AA%D8%A7%D9%86%D8%AC%D9%84%D9%8A%D8%B2%D9%8A%2097-2017.html。

约旦存在三个层面的民族认同：以阿拉伯主义为代表的超国家的泛阿拉伯认同（Pan-Arab identity）、聚焦于约旦的国家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以及境内巴勒斯坦人和约旦本土人口代表的次国家的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东岸人和西岸人大都为阿拉伯人，双方具有一定的认同感，但他们分属不同的族群，在现实中存在差异。20世纪20年代以来，约旦在多元的社会认同中，尤其是上述三种民族主义的互动中，探索民族认同的构建之道，形成了独特的道路。国内外学界已开始关注约旦对其境内巴勒斯坦人的整合问题。国外学者侧重于分析约旦民族认同的历史流变，以及约旦境内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等。^① 国内学界关注部落与约旦民族国家构建、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政策等，对于约旦如何整合境内巴勒斯坦人的研究相对薄弱。^② 本文结合档案材料和相关研究成果，以历史上约旦的人口变迁为线索，阐释不同时代约旦对其境内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整合方式，进而诠释约旦独特的民族构建道路，为深刻认识当代中东认同困境提供借鉴和帮助。

一、外约旦建国初期民族建构的地理空间选择

民族认同依托特定的领土空间和人口结构。^③ 从1921年英国建立“委任统治”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约旦与约旦河西岸的关系多次变动，导致其族群构成复杂化。特别是，约旦将西岸地区大量巴勒斯坦人纳入统治，极大地改变了人口结构。那么，约旦的民族认同边界在哪里？如何构建稳定的民族认同显得尤为重要。约旦建国初期存在多种认同观念，如约旦民族主义、大叙利亚主义^④、泛阿拉伯主义等。它们的边界存在差异，深刻影响约旦的民族认同建构。

（一）“大叙利亚”的裂变与外约旦建国

奥斯曼帝国时期，外约旦^⑤由叙利亚行省管辖。^⑥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外约旦、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的关系问题凸显。1917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民族家园”。1920年，英法等国召开“圣雷莫会议”，在《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的基础之上，确立了两国在新月地带“委任统治”的范围。英国确立了在伊拉克、外约旦和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⑦ 此后，英法大致以族群和教派为界将大叙利亚地区拆分为八个政治实体。^⑧ 1920

^① Stefanie Nanes, “Hashemism,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Abu Odeh Episode”, *The Arab Studies Journal*, vol. 18, no. 1, 2010; Mohammed Torki Bani Salameh and Khalid Issa El-Edwan, “The Identity Crisis in Jordan: Historical Pathways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44, no. 6, 2016; Joseph Nevo, “Changing Identities in Jordan”, *Israel Affairs*, vol. 9, no. 3, 2003; Linda L. Layne, *Home and Homeland: The Dialogics of Tribal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Jordan*, Princeton and Chichest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Yoav Alon, *The Making of Jordan: Tribes, Colonialism and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07; Iris Fruchter-Ronen, “Black September: The 1970 – 71 Event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Civil Wars*, vol. 10, no. 3, 2008.

^② 陈天社：《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及其影响》，载《世界民族》，2009年第3期；韩志斌、薛亦凡：《约旦国家建构中的部落问题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20年第1期；闫伟、田鸿涛：“哈希姆认同：约旦政治文化的意涵与建构路径”，载《西亚非洲》，2021年第5期。

^③ [英]安东尼·D. 史密斯著，王娟译：《民族认同》，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15页。

^④ “大叙利亚”即所谓的“黎凡特地区”（Levant）或“沙姆地区”（Bilād al-Shām），主要包括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等。

^⑤ 约旦的国名几经变更，1921—1946年为外约旦酋长国，1946年外约旦独立。1948年，外约旦兼并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部分领土，1950年两地统称为“约旦哈希姆王国”。本文依照历史叙事的客观性，1950年之前使用“外约旦”，之后则使用“约旦”进行表述。

^⑥ Isaiah Friedman, “How Trans-Jordan Was Severed from the Territory of the Jewish National Home”, *The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vol. 27, no. 1, 2008, p. 65.

^⑦ “Letter from Dr. Weizmann to Earl Curzon (Received November 1)”, October 30, 1920, [E 13514/4164/44], No. 331,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 – 1939*, Ser. 1, vol. 13; Turkey February-December 1920, Arabia, Syria, and Palestine February 1920 – January 1921, Persia January 1920 – March 1921, pp. 373 – 376,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King Charles Street, London.

^⑧ 即巴勒斯坦、外约旦、黎巴嫩、亚历山大勒塔、拉塔基亚、大马士革、阿勒颇、杰贝尔·德鲁兹。20世纪40年代，英法结束“委任统治”之后，上述八个地区形成了四个国家。分别是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以色列，亚历山大勒塔被划给了土耳其。

年,英国与外约旦的代表签订《乌姆·盖斯条约》(*The Umm Qays Treaty*),以约旦河作为外约旦与巴勒斯坦的自然边界,^①限制犹太人向外约旦移民,^②外约旦成为独立于巴勒斯坦之外的政治实体^③。1922年,外约旦与巴勒斯坦的边界正式划定。^④大叙利亚地区的政治版图发生裂变,外约旦与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分别建立政权。作为阿拉伯大起义的领导者,哈希姆家族控制了伊拉克和外约旦。

英法对大叙利亚地区的“分而治之”造成了严重后果,相对统一的政治实体裂变为众多相互敌对的政权,加剧了域内不同族群和教派的对立。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之下,阿拉伯人统一的诉求并未消弭,而是愈加强烈。

(二)“大叙利亚”多元民族认同观念的兴起

英法的“委任统治”使大叙利亚地区在政治上裂变,但也激发了泛民族主义。外约旦建国之初,主要的政府职位多由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把持。这引起了东岸的本土居民(东岸人)的不满。^⑤1923年,外约旦的阿德万部落(*Qabilat ‘Adwān*)反对哈希姆家族的统治,打出了“约旦是约旦人的约旦”的旗号。^⑥

此时,外约旦的国家认同仍然虚弱,“大叙利亚”的认同十分强烈,跨国的阿拉伯主义方兴未艾,后二者试图打破由英法确立的政治疆界,建立统一的大叙利亚或阿拉伯国家。一是大叙利亚主义,19世纪中期,布斯塔尼(*Buṭrus al-Bustānī*)认为大叙利亚是独立的历史和地理区域,即“我们的祖国”。^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哈希姆家族的谢里夫·侯赛因(*Sharīf Husayn ibn ‘Alī al-Ḥāshimī*)发动阿拉伯大起义,力图在大叙利亚地区建立统一的国家。其子费萨尔(*Fayṣal ibn al-Ḥusayn*)率军进入大马士革后宣布:“以侯赛因国王的名义,建立一个包括整个叙利亚,绝对独立的阿拉伯政府。”^⑧20世纪20年代召开的巴勒斯坦代表大会主张大叙利亚的统一,其间甚至有人提出“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的关系就像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与法国的关系”^⑨。二是泛阿拉伯主义,19世纪末兴起于大叙利亚地区,阿拉伯人以此回应奥斯曼帝国推行的土耳其主义,^⑩强调阿拉伯人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特性。早期的泛阿拉伯主义和大叙利亚主义具有一定的重叠。一些外约旦人认为:“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原因,外约旦是黎凡特社会和政治结构的一部分;也是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⑪

在大叙利亚地区政治裂变的背景下,出现了复合型的民族认同观念:即国家民族主义、大叙利

① Adnan Abu-Odeh, *Jordanians, Palestinians, and the Hashemite Kingdom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9, p. 15.

② Nur Köprülü, “Jerusalem and Jordan: Rapprochement between the Kingdom and the Ikhwan?”,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7, no. 1, 2020, p. 72.

③ 详见 Adnan Abu-Odeh, *Jordanians, Palestinians, and the Hashemite Kingdom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9, p. 15.

④ [约旦]萨拉赫·丁·贝赫里(صلاح الدين البحري)、约旦历史委员会(لجنة تاريخ الأردن)、《约旦:地理研究》(الاردن: دراسة جغرافية)、《约旦当代史:1921—1946年》(1994年,第10页)。

⑤ [约旦]阿里·穆菲莱·穆哈菲兹(علي مفتح محافظ)、《约旦当代史:酋长国时代,1921—1946年》(1946—1973年,第47—48页)。

⑥ Mohammed Torki Bani Salameh and Khalid Issa El-Edwan, “The Identity Crisis in Jordan: Historical Pathways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44, no. 6, 2016, p. 988.

⑦ Y. Choueiri, “Two Histories of Syria and the Demise of Syrian Patriotism”,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3, no. 4, 1987, p. 497.

⑧ Daniel Pipes, *Greater Syria: The History of an Amb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3.

⑨ Daniel Pipes, *Greater Syria: The History of an Amb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5.

⑩ Mahmoud Mi’ari, “Self-Identity and Readiness for Interethnic Contact among Young Palestinians in the West Bank”,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Cahiers canadiens de sociologie*, vol. 23, no. 1, 1998, p. 49.

⑪ Mohammed Torki Bani Salameh and Khalid Issa El-Edwan, “The Identity Crisis in Jordan: Historical Pathways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44, no. 6, 2016, p. 987.

亚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由此形成了民族认同构建的三种方案。从当时来看,相较于羸弱的国家民族主义,后两者在该地区风头正劲。对于哈希姆家族而言,建立统一的大叙利亚国家乃至阿拉伯国家是其民族构建的重要目标。

(三) 外约旦控制西岸与巴勒斯坦人问题的出现

外约旦王室哈希姆家族属于“圣裔”,历史上统治麦加和麦地那。在英国的“委任统治”下,阿卜杜拉(‘Abd Allāh ibn al-Husayn)在外约旦建立统治。^① 但与大叙利亚的其他地区相比,以此为基础统一该地区具有挑战。当时,外约旦人口稀少、自然环境较为恶劣、文化发展滞后。1922年,外约旦人口约22.5万,约10.2万为贝都因游牧民。^② 阿卜杜拉面临着如何构建外约旦民族认同的抉择。当时大叙利亚地区在政治上分裂,但阿拉伯民族主义、大叙利亚主义方兴未艾。1933年伊拉克哈希姆王国的费萨尔去世后,阿卜杜拉成为哈希姆家族的族长。他推行所谓的“大叙利亚计划”,^③认为“叙利亚统一是阿拉伯世界统一的前提”,主张将大叙利亚作为民族建构的地理空间,以此为基础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④

1946年,外约旦和叙利亚相继独立之后,阿卜杜拉着力推动叙利亚、外约旦和黎巴嫩合并,但遭到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他将目标转向巴勒斯坦,认为统一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世界统一的重要前提。^⑤ 1947年,英国决定撤离巴勒斯坦,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阿卜杜拉获得巴勒斯坦。^⑥ 1948年,阿卜杜拉在杰里科召开阿拉伯大会。^⑦ 会议主席贾阿巴里(Muhammad ‘Alī al-Ja‘abārī)指出,约旦和巴勒斯坦皆属大叙利亚南部,呼吁两者实现统一。会议还宣布阿卜杜拉为“全巴勒斯坦的国王”。^⑧ 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外约旦控制了约旦河西岸。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美英并不支持在约旦河西岸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在一定程度上希望外约旦控制西岸。1949年阿卜杜拉向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提出,由外约旦控制巴勒斯坦地区,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并入外约旦。^⑨ 1950年,英美和部分阿拉伯国家支持外约旦和西岸合并。^⑩

外约旦控制西岸地区是大叙利亚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的实践产物。对于阿卜杜拉乃至哈希姆

① [约旦]阿里·穆菲莱·穆哈菲兹(علي مفلح محافظة):《约旦当代史:酋长国时代,1921—1946年》(تاريخ الأردن المعاصر: عهد الإمارة, 1921—1946), 1973年,第16—20页。

②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56.

③ Y. Porath, “Abdallah’s Greater Syria Programm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0, no. 2, 1984, p. 173.

④ Daniel Pipes, *Greater Syria: The History of an Amb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40.

⑤ [约旦]阿卜杜拉·本·侯赛因(عبد الله بن الحسين):《我的回忆录》(مذكراتي),1989年,第260—261页。

⑥ “Conversation with the Transjordan Prime Minister and Foreign Minister, Anglo-Transjordan Relations, Mr. Bevin to Sir A. Kirkbride (Amman)”, January 29, 1948, [E 1340/14/80], No. 34, FO 492-2,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Palestine and Transjordan*, Part 2, January to December 1948, pp. 53—54, 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 London; “Palestine: Termination of British Mandate and Withdrawal of High Commissioner, Consul Beaumont to Mr. Bevin (Received 11th June)”, May 29, 1948, [E 7834/8/31], No. 13, FO 492-2,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Palestine and Transjordan*, Part 2, January to December 1948, p. 16, 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 London.

⑦ 约旦的历史教科书将杰里科会议视为阿拉伯统一的前奏。详见[约旦]赛拉迈·萨利赫·纳伊马特(سلامة صالح النعيمات)主编:《约旦历史:历史与现状(十二年级)》(تاريخ الأردن: تاريخ وحاضر, الملف الثاني عشر),约旦教育部(وزارة التربية والتعليم),2017年,第30—31页。

⑧ Daniel Pipes, *Greater Syria: The History of an Amb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79.

⑨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King Abdullah of Jordan, Situation in Palestine and the Middle East, Mr. Bevin to Pirie-Gordon (Amman)”, August 22, 1949, [E 10299/1055/80], No. 13, FO 437-1,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Jordan and Arab Palestine*, Part 1, January to December 1949, p. 28, 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 London.

⑩ 关于英国的态度,详见“Letter from Mr. Furlonge to Mr. Burrows (Washington)”, March 29, 1950, [EE 1017/23], No. 10,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 2, Vol. 2, The London Conferences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Cold War Strategy, January – June 1950, pp. 29—32,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King Charles Street, London;关于美国的态度,详见“Minute from Mr. Younger to Mr. Attlee P. M. /K. Y./50/16”, April 26, 1950, [ET 1081/45], No. 39,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 2, Vol. 2, The London Conferences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Cold War Strategy, January – June 1950, pp. 141—142,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King Charles Street, London。

家族而言,上述意识形态对其统治具有重要意义。哈希姆家族来自阿拉伯半岛,属于大叙利亚地区的外来者,宣扬阿拉伯主义有助于提升其政治合法性。而控制西岸地区尤其是耶路撒冷老城,能够延续哈希姆家族作为“圣地保护者”的角色,提高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但是,这也成为外约旦民族建构的深层困境。外约旦控制西岸地区后,大量巴勒斯坦人被纳入其统治,如何整合巴勒斯坦人与东岸地区的本土族群,成为外约旦面临的严峻挑战。约旦的巴勒斯坦人问题由此形成。

二、约旦对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整合

在特定地域空间塑造国民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是民族构建的应有之义。通过塑造共同的历史记忆、神话、象征和传统,可以塑造同质性的社会。^① 1948年之后,外约旦将西岸地区纳入其统治,改变了该地的社会构成。外约旦的人口由之前的37.5万激增至127万,^②形成了二元化的人口结构:外约旦人(东岸人)和巴勒斯坦人(西岸人)。前者以游牧的贝都因文化为主;后者则具有发达的农耕文化和城市文化,^③并成为约旦人口的多数。^④ 1952年,巴勒斯坦人约占约旦总人口的64.57%。^⑤他们与东岸人存在显著的差异。约旦如何整合这两大群体显得十分重要。

1948—1967年,约旦在西岸地区推行“阿拉伯化”的政策,在政治和文化上不承认巴勒斯坦的存在,将合并西岸地区作为推进大叙利亚联合的前提。1951年,阿卜杜拉遇刺身亡,后继者塔拉勒(Talāl ibn ‘Abd Allāh)和侯赛因(Husayn ibn Talāl)的民族整合侧重点发生转变,更加注重约旦而非大叙利亚的认同构建,阿拉伯认同成为一种整合巴勒斯坦人的“工具理性”。

(一) 约旦对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整合

现代民族是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约旦控制西岸地区后,着力对其进行行政整合,构建同质化的政治文化,以推动约旦河两岸的融合,尤其是将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融入约旦。约旦建立起巴勒斯坦人和东岸人分权的制度,拉拢西岸地区有名望的巴勒斯坦人,压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⑥ 约旦赋予“1948年5月15日之前拥有巴勒斯坦国籍,并且在1949年12月20日至1954年2月16日期间是约旦哈希姆王国正式居民的任何非犹太人”以国籍,^⑦保留巴勒斯坦人的难民身份。约旦也成为首个赋予巴勒斯坦难民公民权的阿拉伯国家。1950年,约旦取消了约旦河东西两岸的关税和旅行限制,统一两地的行政和司法体系。阿卜杜拉国王时期,11名内阁成员,其中6人来自巴勒斯坦,4人担任首相等要职;^⑧参议院半数议员为巴勒斯坦人。^⑨ 阿卜杜拉国王去世后,两大群体的分权仍然

① [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王娟译:《民族认同》,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17页。

② [巴勒斯坦]叶齐德·优素福·萨耶格:《约旦和巴勒斯坦人:对注定的统一或不可避免的冲突的研究》(بِنْدِ يُوسُفْ صَالِحْ) (拉兹恩·和·法勒斯·里·亚德·雷耶斯图书与出版公司),1987年,第12页。

③ Salam Al-Mahadin, “An Economy of Legitimizing Discourses: The Invention of the Bedouin and Petra as National Signifiers in Jordan”, *Critical Arts: A Journal of South-North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vol. 21, no. 1, 2007, p. 95.

④ 1951年约旦总人口不到150万,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外约旦人,三分之一是西岸居民,三分之一是主要生活在西岸的难民。巴勒斯坦人总数超过90万,外约旦人约为45万。详见 Avi Shlaim, *Collusion across the Jordan: King Abdullah,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Partition of Palest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582。

⑤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33.

⑥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King Abdullah of Jordan, Situation in Palestine and the Middle East, Mr. Bevin to Pirie-Gordon (Amman)”, August 22, 1949, [E 10299/1055/80], No. 13, FO 437-1,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Jordan and Arab Palestine*, Part 1, January to December 1949, pp. 28–31, 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 London.

⑦ 《约旦国籍法》(قانون الجنسية الأردنية),1954年第6号法令, <https://jordanlaws.org/2010/07/08/%d9%82%d8%a7%d9%86%d9%88%d9%86-%d8%a7%d9%84%d8%ac%d9%86%d8%b3%d9%8a%d8%a9-%d8%a7%d9%84%d8%a3%d8%b1%d8%af%d9%86%d9%8a/>.

⑧ Daniel Pipes, *Greater Syria: The History of an Amb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80.

⑨ Avi Plascov, *Routledge Library Editions: Jordan, Vol. 3—The Palestinian Refugees in Jordan 1948 – 1957*,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 29.

存在,但东岸人逐渐控制中央权力。1950—1967年,约旦半数内阁成员和议员来自西岸地区,数量上与东岸人持平。但首相、内政部部长等关键职位由东岸人掌控。^① 1952—1992年,约旦政府共有23位首相,仅5位为巴勒斯坦人。^② 20世纪60年代末,巴勒斯坦人占约旦军队人数的40%—45%,但军官主要为东岸人。^③ 巴勒斯坦人很难在政府和军队中获得要职。约旦将大部分经济资源投放到东岸地区,鼓励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到东岸投资。^④

约旦在政治文化上推行“阿拉伯化”的政策,提出了“约旦就是巴勒斯坦”的口号,^⑤削弱巴勒斯坦的政治象征,压制其认同。1950年,约旦在官方层面不再使用“巴勒斯坦”一词,^⑥外约旦和巴勒斯坦分别用“东岸”和“西岸”表述。^⑦ 1952年,约旦颁布新宪法,将“约旦人”视为同质的社会群体,未提及巴勒斯坦人。^⑧ 1965年,在摩洛哥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巴解组织领导人艾哈迈德·舒凯里(Ahmad Shuqayrī)^⑨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共同宣布,“约旦就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就是约旦。”^⑩ 约旦废除巴勒斯坦原有的货币“巴勒斯坦磅”,东岸和西岸统一使用约旦第纳尔,货币上仅出现东岸的历史遗迹和国王肖像。^⑪ 约旦河东岸和西岸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但两地的居民仍存在隔阂。巴勒斯坦人获得了约旦国籍,一些人因此获益。这招致东岸人的不满。当时的“约旦民族运动”(Jordanian National Movement)^⑫敌视哈希姆家族,反对巴勒斯坦人。约旦王室则有限地支持巴解组织,以制衡约旦的民族主义力量。但这强化了巴勒斯坦人的认同,后者认为“他们与约旦的联系只是暂时的”^⑬。

(二) 共享的历史叙事与历史记忆的构建

约旦河东西两岸的人口大多为阿拉伯人,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但两者在文化和历史记忆上仍存在差异:一是东岸和西岸地区具有各自的地域性文化认同;二是哈希姆家族起源于阿拉伯半岛而非约旦本土;三是约旦在历史上从未作为统一的国家出现。如何将东岸、西岸和哈希姆家族纳入整体的历史叙事框架,提升约旦河东西两岸共同的民族认同,特别是巴勒斯坦人对王国的认同感,显得尤为重要。换言之,“从未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过的民族”,需要“用历史来发明自己”“使用有

^① Joseph Nevo, “The Jordanian-Palestinian Pendulum”, *Middle East Focus: Canada’s Magazine o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vol. 9, no. 5, 1987, pp. 5, 8.

^② Laura Wing Mei Yan, *Changing Spatial Discourse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Prerequisite for Honors in History, 2014, p. 69, <https://repository.wellesley.edu/object/ir555>.

^③ Laura Wing Mei Yan, *Changing Spatial Discourse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Prerequisite for Honors in History, 2014, p. 68, <https://repository.wellesley.edu/object/ir555>.

^④ Wael R. Ennab, *Population and Demographic Developments in the West Bank and Gaza Strip until 1990*, Geneva: UNCTAD, 1994, p. 14,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62156>.

^⑤ 详见 Nur Köprülü, “The Interplay of Palestinian and Jordanian Identities in Re/Making the State and Nation Formation in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in Kenneth Christie and Mohammad Masad (eds.), *State Form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72—73.

^⑥ 详见 Nur Köprülü, “The Interplay of Palestinian and Jordanian Identities in Re/Making the State and Nation Formation in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in Kenneth Christie and Mohammad Masad (eds.), *State Form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64.

^⑦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29.

^⑧ 详见《约旦哈希姆王国宪法》(دستور المملكة الأردنية الهاشمية), <https://senate.jo/sites/default/files/Addustor2020.pdf>.

^⑨ 舒凯里于1964—1967年担任巴解组织领导人,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被阿拉法特取代。

^⑩ Adnan Abu-Odeh, *Jordanians, Palestinians, and the Hashemite Kingdom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9, p. 120.

^⑪ Kimberly Katz, *Jordanian Jerusalem: Holy Places and National Space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5, pp. 59—62.

^⑫ Tariq Moraiwed Tell,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Monarchy in Jord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118—119.

^⑬ Heather Lehr Wagner, *King Abdullah II*,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5, pp. 63—64.

关他们过去的想象和传说的图景来证明他们现在的合理性”。^①

约旦通过构建共同的民族起源的神话,借助阿拉伯的历史叙事,弥合东西岸的文化差异,塑造统一的历史记忆。1952年,约旦首次将“阿拉伯”一词写入宪法,强调国家的阿拉伯属性。^② 1954年,约旦规定,只有阿拉伯人才有资格获得约旦国籍。^③ 与此同时,约旦淡化巴勒斯坦的历史,强化东西两岸共同的阿拉伯起源。约旦利用“闪米特起源说”^④,声称古代的巴勒斯坦、约旦文明都属于闪米特文明,约旦河两岸的阿拉伯人都是闪米特人的后代。^⑤ 在这种叙事下,现代约旦是古代闪米特文明的延续,哈希姆家族来自阿拉伯半岛,后者同样属于闪米特文明。借此,约旦将东西两岸和哈希姆家族纳入统一的历史叙事,构建了共享的历史记忆。侯赛因国王将约旦河东西两岸的人口分别比作伊斯兰教历史上的“迁士”和“辅士”,凸显两者共同的阿拉伯和伊斯兰起源。^⑥ 东岸人和西岸人被认为属于“一个家族……是一只拥有双翼的鸟”^⑦。这种历史叙事将巴勒斯坦人、东岸人乃至历史上的迦南人等古代民族,都囊括在阿拉伯人甚至闪米特人的旗帜下。^⑧

约旦还利用哈希姆家族“圣裔”的宗教身份,弥合东岸和西岸的分歧。哈希姆家族为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起源可追溯至易卜拉欣,在阿拉伯谱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阿拉伯大起义的领导者。“血缘被视为一个虚构的‘超级家庭’”,借此追溯共同的祖先,建立民族神话与社会纽带。^⑨ 在中东地区,宗族和部落传统根深蒂固,血缘关系是重要的社会认同纽带。哈希姆家族将自身打造为“阿拉伯家长”和“圣地保护者”,^⑩ 强化巴勒斯坦人对哈希姆家族的认同。侯赛因国王指出,巴勒斯坦人和约旦人组成“统一的约旦家庭”。^⑪ 约旦国王则是“约旦家庭之父”^⑫、巴勒斯坦人的代表。借此,凸显哈希姆家族在平衡和统合两大群体中的重要地位。

(三) 约旦对巴勒斯坦人民族整合的限度

约旦将大量巴勒斯坦精英纳入政治体系之中,使之成为哈希姆家族的簇拥。但许多阿拉伯国家不承认约旦对西岸地区的主权。约旦对巴勒斯坦人的整合引起了部分巴勒斯坦人的不满,强化

①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美]王晴佳著, [美]苏普里娅·穆赫吉参著, 杨豫译:《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第4页。

② 约旦宪法第一条强调约旦是阿拉伯国家。《约旦哈希姆王国宪法》(نستور المملكة الأردنية الهاشمية), <https://senate.jo/sites/default/files/Addustor2020.pdf>。

③ 《约旦国籍法》(قانون الجنسية الأردنية), 1954年第6号法令, <https://jordanlaws.org/2010/07/08/%d9%82%d8%a7%d9%86%d9%88%d9%86-%d8%a7%d9%84%d8%ac%d9%86%d8%b3%d9%8a%d8%a9-%d8%a7%d9%84%d8%a3%d8%b1%d8%af%d9%86%d9%8a/>。

④ 近代的“闪米特起源说”由一些“东方学家”提出, 主要指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由闪米特人创造, 阿拉伯人属于闪米特人。Elena D. Corbett, *Competitive Archaeology in Jordan: Narrating Identity from the Ottomans to the Hashemite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4, pp. 74, 176–177.

⑤ C. Ernest Dawn, “The Formation of Pan-Arab Ideology in the Interwar Yea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0, no. 1, 1988, pp. 69–70.

⑥ Adnan Abu-Odeh, *Jordanians, Palestinians, and the Hashemite Kingdom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9, p. 211.

⑦ Stefanie Nanes, “Hashemitism,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Abu Odeh Episode”, *The Arab Studies Journal*, vol. 18, no. 1, 2010, pp. 166–167.

⑧ Elena D. Corbett, “Hashemite Antiquity and Modernity: Iconography in Neoliberal Jordan”,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11, no. 2, 2011, p. 176.

⑨ [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 王娟译:《民族认同》, 译林出版社, 2018年, 第18—19页。

⑩ George Potter, “(De)constructing Nationalist Imagery: Jordanian Cinema in Times of Crisis”,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3, no. 1, 2016, p. 31.

⑪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65.

⑫ Stefanie Nanes, “Choice, Loyalty, and the Melting Pot: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14, no. 1, 2008, p. 90.

了巴勒斯坦人的身份意识。约旦控制西岸地区后,东岸人在人口规模上成为少数派。1949年,约旦人口约为125万,其中东岸人约40万,西岸人约40万,巴勒斯坦难民约45万。^① 很多巴勒斯坦人认为,“约旦本质上是早期的外约旦的扩大版本……未受教育的外约旦人旨在降低巴勒斯坦多数派的重要性”^②。约旦政府授予巴勒斯坦人以国籍也导致东岸人十分失落和不满,认为此举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开始抵制巴勒斯坦人。1951年,阿卜杜拉国王被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刺杀后,东岸人和西岸人爆发冲突。^③ 许多巴勒斯坦人自视为“腓尼基人”^④或“腓力斯丁人的后裔”,认为“其历史由迦南人、希伯来人、亚述人、希腊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创造”,^⑤与东岸人分属两个族群。亚西尔·阿拉法特(Yāsir ‘Arafāt)就曾指出:“巴勒斯坦人在摩西之前便在巴勒斯坦生活。”^⑥

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反约旦的倾向。巴勒斯坦民族运动领袖阿明·侯赛尼(Amīn al-Ḥusaynī)反对约旦控制西岸地区。^⑦ 一些巴勒斯坦人甚至认为,哈希姆家族与英国人和犹太人勾结,侵占巴勒斯坦。^⑧ 1964年,巴解组织成立之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和建国诉求进一步强化,巴解组织被视为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

三、约旦对东岸巴勒斯坦人民族整合道路的调整

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使约旦失去了对西岸的控制权,以及将近一半的人口,约旦的经济总量降低了近38%。^⑨ 失去西岸后,约旦的领土回到了1948年的状态,但异质化的族群结构已成为事实。约旦持续近20年对西岸地区的统治,使大量巴勒斯坦人迁往东岸地区生活,在人口规模上占多数,东岸的本土居民与外来的巴勒斯坦人的矛盾十分尖锐。1967年之后,约旦将民族整合聚焦于东岸的巴勒斯坦人,更注重约旦的本土属性,具有“约旦化”的特色。

(一) 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约旦对西岸地区的取舍

1967年之后,约旦失去了对西岸地区的控制。以色列为缓和约以关系,也为了减轻管理西岸地区的负担,支持约旦继续负责西岸的民政事务,推行“开放桥”政策(Open Bridges)^⑩。约旦也期待以色列撤军,再次控制西岸地区。^⑪ 故此,东西岸的贸易联系一如既往,法律、行政和政治联系并未全部断绝。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仍是约旦公民,在1972年、1978年的约旦议会和市政选

① P. Hindle, “The Population of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1961”,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30, no. 2, 1964, p. 261.

② “Economic Conditions in Arab Jerusalem and Arab Palestine, Mr. Consul-General Monypenny to Mr. Eden (Received 22nd February)”, February 9, 1952, [EE 1102/1], No. 2, FO 437-4,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Jordan*, Part 4, January to December 1952, p. 7, The National Archives, London.

③ “Jordan: Annual Review for 1951, Mr. Walker to Mr. Eden (Received 31st January)”, January 26, 1952, [ET 1011/1], No. 1, FO 437-4,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Jordan*, Part 4, January to December 1952, p. 2, 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 London.

④ [巴勒斯坦]欧麦尔·萨利赫·巴尔古提(عمر صالح البرغوثي)、[巴勒斯坦]哈利勒·图塔(خليل طوطح):《巴勒斯坦史》(تاريخ فلسطين),宗教文化图书馆(مكتبة الثقافة الدينية),2006年,第17页。

⑤ Aqil Hyder Hasan Abidi, *Jordan: A Political Study 1948-1957*, London: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5, pp. 168-169.

⑥ Meir Litvak, “A Palestinian Past: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History and Memory*, vol. 6, no. 2, 1994, p. 24.

⑦ “Jordan: Annual Review for 1950, Sir A. Kirkbride to Mr. Bevin (Received 13th January)”, January 3, 1951, [ET 1011/1], No. 1, FO 437-3,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Jordan*, Part 3, January to December 1951, p. 1, 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 London.

⑧ Ronen Yitzhak, “The Assassination of King Abdallah: The First Political Assassination in Jordan: Did It Truly Threaten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Diplomacy & Statecraft*, vol. 21, no. 1, 2010, pp. 68-70.

⑨ Laura Wing Mei Yan, *Changing Spatial Discourse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Prerequisite for Honors in History, 2014, p. 95, <https://repository.wellesley.edu/object/ir555>.

⑩ 通过横跨约旦河的桥梁,以色列、约旦和西岸地区实现贸易与交往及人口流动。详见 Clinton Bailey,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Jordan in the West Bank”,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32, no. 2, 1978, pp. 156-157。

⑪ Yehuda Lukacs, *Israel, Jordan, and the Peace Process*,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8.

举中有投票权,巴勒斯坦人占约旦议会的半数议席。约旦继续为西岸地区的公务人员、教师发放薪金,为医院、学校等提供补贴。约旦还是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向其他阿拉伯国家移民的重要通道。^①

但是,以色列并未从西岸地区撤军,巴解组织的崛起也日益威胁约旦的统治。巴解组织将东岸地区作为大本营,招募巴勒斯坦人,甚至试图推翻哈希姆家族的统治。这引发了东岸人的不满,他们提出“约旦是外约旦人的约旦”的口号,^②要求约旦政府放弃西岸地区,将重心放在东岸的建设上,取消巴勒斯坦人的公民身份。^③ 1970年,约旦和巴勒斯坦人矛盾加剧,酿成了“黑九月事件”,约旦将巴解组织驱离。但约旦的族群结构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两大群体之间依旧存在裂痕。^④

约旦控制西岸地区的合法性逐步丧失。1974年,阿拉伯国家联盟在拉巴特召开峰会,侯赛因国王在会上承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以色列则支持巴勒斯坦人在约旦建国,甚至暗示将西岸地区的100余万巴勒斯坦人赶到约旦。^⑤ 内外交困下,约旦放弃了对西岸地区的主权。1988年7月31日,侯赛因国王宣布断绝与西岸地区的一切政治和法律关系,取消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的约旦国籍,约旦仍管理耶路撒冷圣地。^⑥ 西岸地区约76万巴勒斯坦人被收回约旦公民身份,但同时授予他们有效期为2年的绿卡。^⑦ 马德里和会和《奥斯陆协议》使巴勒斯坦建国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约旦不仅不再寻求其在西岸地区的权力,反而尽可能地防止将巴勒斯坦问题和约旦联系起来。约旦也开始以东岸地区为基础,着力整合东岸的巴勒斯坦人,构建约旦民族认同。

(二)由族际分权向同一化的整合模式转变

约旦虽然放弃了对西岸地区的控制,但其多年的统治使大量巴勒斯坦人移民东岸地区。1973年约旦的巴勒斯坦人约75万。^⑧ 海湾战争后,大量巴勒斯坦人从海湾国家回流约旦。^⑨ 约旦社会结构的二元化问题并未解决。在失去西岸地区后,约旦对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整合策略进行调整。1988年之后,约旦放弃了两大族群在议会、政府和军队中的分权传统,推行以“约旦化”为特征的同一化政策,强调“约旦的巴勒斯坦裔公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与任何其他公民一样,不论其出身如何”^⑩。

1988年,约旦修改选举法。1991年,约旦颁布了《国家宪章》,以竞争性选举取代东西岸的族际分权制度。一是改变以往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和东岸人平均分配议席的状况,东岸各地按照人口

① Clinton Bailey,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Jordan in the West Bank”,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32, no. 2, 1978, p. 157.

② Joseph Nevo, “Changing Identities in Jordan”, *Israel Affairs*, vol. 9, no. 3, 2003, p. 196; Adnan Abu-Odeh, *Jordanians, Palestinians, and the Hashemite Kingdom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9, pp. 237 – 261.

③ Joseph Nevo, “Changing Identities in Jordan”, *Israel Affairs*, vol. 9, no. 3, 2003, p. 196.

④ Iris Fruchter-Ronen, “Black September: The 1970 – 71 Event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Civil Wars*, vol. 10, no. 3, 2008, pp. 244 – 260.

⑤ Linda L. Layne, “‘Tribalism’: National Representations of Tribal Life in Jordan”, *Urban Anthropology and Studies of Cultural Systems and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 16, no. 2,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Middle East, 1987, pp. 190 – 191.

⑥ *Address to the Nation*, Amman, July 31, 1988, http://www.kinghussein.gov.jo/88_july31.html.

⑦ 东岸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仍然具有约旦公民权。Mohammed Torki Bani Salameh and Khalid Issa El-Edwan, “The Identity Crisis in Jordan: Historical Pathways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44, no. 6, 2016, p. 993.

⑧ “Middle East: The Evolution of Fedayeen Strategy”, April 5, 1973,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 Terrorism and U. S. Policy, 1968 – 200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Secret, Report, Record Group 59, Department of State Subject-Numeric Files, 1970 – 73, Pol 13 – 10 (Arab),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 C.

⑨ Raphael Israeli, “Is Jordan Palestine?”, *Israel Affairs*, vol. 9, no. 3, 2003, p. 53.

⑩ *Address to the Nation*, Amman, July 31, 1988, http://www.kinghussein.gov.jo/88_july31.html.

的多寡分配议席。《国家宪章》强调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团结,但总体上增加约旦人的代表性。^①巴勒斯坦人在北部的安曼等大城市相对集中,但议席较少;而中部和南部地区以东岸的约旦人为主,却议席较多。二是实行多党制,允许建立政党等。巴勒斯坦人也开始积极参与政党政治。但约旦政府禁止以巴勒斯坦人为主体组建政党。约旦通过政党政治舒缓了巴勒斯坦人的诉求,试图引导建立超越族群边界的党派政治。^②同时,利用穆斯林兄弟会等宗教党派,削弱巴勒斯坦人的族群意识。三是限制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活动,他们必须在巴勒斯坦国籍和约旦国籍之间做出选择,巴勒斯坦籍人士无权在约旦进行政治活动。

这使巴勒斯坦人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1984年的约旦议会中,巴勒斯坦人和外约旦人的议席数仍相等。^③1993年的议会选举80个议席,穆兄会中有8名巴勒斯坦人当选议员,约旦为少数族群基督徒、切尔克斯人和车臣人保留了12个议席。^④但与此同时,约旦拉拢巴勒斯坦的政治精英,授之以高官厚禄。2000年,阿卜杜拉二世国王('Abd Allāh II ibn Husayn)批准的内阁中,9人为巴勒斯坦人,为约旦历届政府之最。^⑤巴勒斯坦人受教育程度较高,许多人在海湾产油国工作,为约旦带来了大量的侨汇收入,也提升了巴勒斯坦人的经济地位。此外,他们受益于20世纪后期约旦的自由化经济改革,在私营经济领域崛起,对约旦的经济具有重要的影响。^⑥由此,约旦形成了东岸的本土居民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占据主导,巴勒斯坦人在经济领域迅速发展的局面。

(三) 约旦民族文化认同的本土化

1988年之后,巴勒斯坦人仍占据约旦人口的多数,加之巴勒斯坦独立建国遥遥无期。因此,一些以色列人欲将约旦作为巴勒斯坦人的国家,^⑦作为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换言之,就是将约旦变为巴勒斯坦。因此,对于哈希姆家族而言,加强约旦的本土认同,而非巴勒斯坦认同成为当务之急,防止约旦的“巴勒斯坦化”。约旦政府一方面继续利用阿拉伯认同,弥合两大群体的隔阂,构建同质化的国家民族。1991年的《国家宪章》以专章的形式论述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指出两者同属阿拉伯民族。^⑧约旦和巴勒斯坦是同一枚阿拉伯硬币的两面,斗争的对象都是犹太复国主义。阿卜杜拉二世迎娶巴勒斯坦裔的拉尼娅(Rānīa al-Yāssīn)为王后,^⑨象征两大群体的融合与和谐关系。约旦政府组织编写的教材指出:“约旦社会由许多群体组成,大多数是阿拉伯民族。”^⑩但此时的阿拉伯属性仅限于约旦,不具有泛民族主义的色彩。

① 《约旦国家宪章》,1991年6月1日, <https://www.jordanpolitics.org/ar/documents-view/61/> D8% A7% D9% 84% D9% 85% D9% 8A% D8% AB% D8% A7% D9% 82 - D8% A7% D9% 84% D9% 88% D8% B7% D9% 86% D9% 8A - D8% A7% D9% 84% D8% A3% D8% B1% D8% AF% D9% 86% D9% 8A/41.

② 1993年,约旦穆兄会的秘书长及1/3的执行局和“舒拉”成员为巴勒斯坦裔。Glenn E. Robinson, “Defensive Democratization in Jord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0, no. 3, 1998, p. 400.

③ “Jordan: The Palestinian Stake in the East Bank”, July, 1987, NESA87-10031, CIA-RDP88T00096R000600760001-3, p. 5.

④ Glenn E. Robinson, “Defensive Democratization in Jord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0, no. 3, 1998, pp. 399 - 400.

⑤ 冀开运:《二十世纪约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0页。

⑥ Curtis R. Ryan, *Jordan and the Arab Uprisings: Regime Survival and Politics beyond the St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4.

⑦ 可参考 David Landau, *Arik: The Life of Ariel Shar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4, pp. 285 - 315.

⑧ 《约旦国家宪章》,1991年6月1日, <https://www.jordanpolitics.org/ar/documents-view/61/> D8% A7% D9% 84% D9% 85% D9% 8A% D8% AB% D8% A7% D9% 82 - D8% A7% D9% 84% D9% 88% D8% B7% D9% 86% D9% 8A - D8% A7% D9% 84% D8% A3% D8% B1% D8% AF% D9% 86% D9% 8A/41.

⑨ Heather Lehr Wagner, *King Abdullah II*,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5, p. 84.

⑩ Riad Nasser, “Identity beyond Borders: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Post-Colonial Alternative”, *Social Semiotics*, vol. 29, no. 2, 2019, p. 156.

另一方面,约旦的阿拉伯认同旨在突出约旦的本土属性,是“约旦化”政策的一部分。2002年,阿卜杜拉二世发起“约旦第一运动”^①,强调约旦超越特定的信仰和族群,是在“大家庭”和“民族”基础上建构的统一国家。^②为此,约旦政府在首都安曼建造“历史长廊”,以浮雕的形式展现约旦从公元前7500年至今的历史演进等,凸显约旦悠久的文明史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国家宪章》对约旦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约旦曾是阿拉伯人的祖先闪族的家园,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后又是阿拉伯人征服的据点和大本营;哈希姆家族领导的阿拉伯大起义,将约旦从奥斯曼帝国解放出来,使之实现独立。^③约旦的教科书宣扬东岸地区文明的悠久和连续。^④在这种历史叙事下,约旦是具有悠久历史和辉煌文明的阿拉伯国家。

与此同时,约旦着力压制巴勒斯坦认同,禁止官员谈论巴勒斯坦认同,^⑤宣扬东岸地区的文化特色。约旦官方将东岸的贝都因部落文化视为约旦的文化主体,建构约旦历史与文化的特性。约旦将东岸的佩特拉古城、杰拉什古城等历史遗迹作为约旦文明的象征。约旦建造贝都因民俗博物馆和阿拉伯大起义博物馆等,民歌、服饰等被赋予约旦民族的标志性意义。东岸人开始佩戴红白相间的头巾(keffiyeh),以示与巴勒斯坦人的黑白头巾的区别。侯赛因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在公开场合都佩戴红白相间的头巾。约旦的货币和邮票上所有的国王画像皆是如此。^⑥约旦政府支持电视台制作大量展示东岸贝都因文化和习俗的节目,宣传贝都因歌曲,将之视为“约旦的民歌”。^⑦约旦以本土的阿拉伯文化为基础,构建相对统一的“约旦化”的历史叙事,将巴勒斯坦人纳入其中。但对于东岸地区的强调,客观上加强了巴勒斯坦人“外乡人”的形象,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四、余 论

历史上,伴随约旦领土的变化,大量巴勒斯坦人进入约旦,造成了约旦族群结构复杂,“外来者”占据人口多数的社会现实。这使约旦的国家特性在巴勒斯坦性与约旦性之间徘徊,民族认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不同的时代,约旦民族整合的道路有所差异,但一以贯之的是以阿拉伯属性弥合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的隔阂与差异,同时将巴勒斯坦人纳入约旦的历史和文化叙事,削弱巴勒斯坦人的认同,防止约旦的“巴勒斯坦化”。在这种策略的影响下,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逐渐分化。数百万巴勒斯坦人融入民族构建进程,获得了约旦的国籍和公民权利,享有的必要的公共服务,客观上改善了巴勒斯坦人的境遇。许多巴勒斯坦人已融入约旦社会,成为约旦人,甚至成长为政治

^① Mohammed Ali Al-Oudat and Ayman Alshboul, “‘Jordan First’: Tribalism, Nationalism and Legitimacy of Power in Jordan”, *Intellectual Discourse*, vol. 18, no. 1, 2010, pp. 65–94; *Speech from the Throne, By His Majesty King Abdullah II, Opening the First Ordinary Session of the 14th Parliament*, Jordan, Amman, December 1, 2003, <https://www. kingabdullah. jo/en/speeches/opening – first – ordinary – session – 14th – parliament>.

^② Janine A. Clark, *Local Politics in Jordan and Morocco: Strategies of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85–86.

^③ 《约旦国家宪章》,1991年6月1日,<https://www. jordanpolitics. org/ar/documents – view/61/% D8% A7% D9% 84% D9% 85% D9% 8A% D8% AB% D8% A7% D9% 82 – % D8% A7% D9% 84% D9% 88% D8% B7% D9% 86% D9% 8A – % D8% A7% D9% 84% D8% A3% D8% B1% D8% AF% D9% 86% D9% 8A/41>.

^④ 可参考〔约旦〕法耶兹·穆罕默德·拉比阿(فائز محمد الرابي)主编:《国家与公民教育:第二部分(七年级)》(ال التربية الوطنية والمدنية, الجزء الثاني, الصف السابع),约旦教育部(وزارة التربية والتعليم),2016年,第58—69页。

^⑤ Curtis R. Ryan, *Jordan in Transition: From Hussein to Abdullah*,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p. 127–128.

^⑥ Joseph A. Massad, *Colonial Effects: The 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50–251.

^⑦ Laura Wing Mei Yan, *Changing Spatial Discourse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Prerequisite for Honors in History, 2014, p. 123, <https://repository. wellesley. edu/object/ir555>.

和经济精英。如今,约旦正式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达到200万以上,其中大部分难民获得了约旦的国籍。^①而没有约旦国籍的巴勒斯坦难民大都来自加沙地带,生活在难民营,无法享有公共服务。约旦也成为接受巴勒斯坦难民最多的国家。

但约旦远未完成两大群体的整合,两者仍存在裂痕。巴勒斯坦人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但在政治和文化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约旦的安全部门几乎由约旦人控制,后者在政治、司法和教育等公共部门占据主导。^②巴勒斯坦人一直要求获得与东岸的约旦人平等的权利,他们发起“约旦公民权平等倡议”,许多巴勒斯坦精英参与其中,并向阿卜杜拉二世递交请愿,痛陈巴勒斯坦人遭受的歧视和不公待遇。^③巴勒斯坦人强调其对约旦的贡献,正如一位巴勒斯坦商人所言:“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建设者,贝都因人并不重要。当我们来到约旦时,这里没有文明,贝都因人仍然处于野蛮状态。”^④一些巴勒斯坦人要求约旦政府废除歧视政策。相对而言,巴勒斯坦人较为克制,尽可能不卷入约旦政治,担心政治动荡殃及自身,导致自身地位的下降和财富的流失。

近年来,约旦兴起了“外约旦民族主义”^⑤,以历史和血缘关系界定约旦人,认为约旦为外约旦人所独有,即1948年之前的东岸人,认为巴勒斯坦人并不忠于约旦。^⑥一些约旦人甚至认为,巴勒斯坦人反客为主,阿卜杜拉二世代表的哈希姆家族已被他们操控。^⑦巴勒斯坦人控制了约旦经济,富人几乎都是巴勒斯坦人。^⑧约旦人只能从事回报低微的职业。2010年,一些退役军官向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请愿声称,“巴勒斯坦人不是约旦人”,反对国王任命巴勒斯坦官员,要求取消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国籍。^⑨此后,许多军官和东岸人表露出支持。可以说,约旦族群的二元结构问题并未根本上解决,两者仍然存在一定的张力。2011年,阿拉伯剧变加剧了两个族群的矛盾,但总体上仍然可控。约旦地处肥沃新月的族群和教派冲突带,也是该地区较少实现对多元族群进行有效整合的国家。与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国相比,约旦维系了族际关系的相对和谐与社会的相对稳定,其成功的经验需要进一步进行学理阐释。

约旦的巴勒斯坦人作为流散民族,具有双重认同:对约旦和故土巴勒斯坦的认同。当前新一轮巴以冲突进一步激活了约旦境内巴勒斯坦人的认同。约旦作为前线国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一方面,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要求约旦政府在巴以冲突中更加坚决地支持巴勒斯坦,与以色列断交,中止与以色列的贸易和合作。许多巴勒斯坦人抗议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并向约旦政府施压。由于约旦的巴勒斯坦人规模庞大,巴以问题客观上影响了约旦的社会政治稳定。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以色列国内具有“约旦就是巴勒斯坦”(Jordan Is Palestine)的观念,即所

① 约旦没有以族群为单位的人口统计,巴勒斯坦人的准确数据缺失。这里列出的是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

② Lamis El-Muhtaseb, *Jordan's East Banker-Palestinian Schism*, Oslo: NOREF (Norwegian Peacebuilding Resource Centre), April, 2013, p. 2, <https://www.files.ethz.ch/isn/162779/746892aacedd3e8fcb1ff7370a77fb67.pdf>.

③ Mohammed Torki Bani Salameh and Khalid Issa El-Edwan, “The Identity Crisis in Jordan: Historical Pathways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44, no. 6, 2016, p. 997.

④ Laura Wing Mei Yan, *Changing Spatial Discourse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Jordan*,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Prerequisite for Honors in History, 2014, p. 117, <https://repository.wellesley.edu/object/ir555>.

⑤ Yitzhak Reiter, “The Palestinian-Transjordanian Rift: Economic Might and Political Power in Jorda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8, no. 1, 2004, p. 73.

⑥ Stefanie Nanes, “Hashemism,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Abu Odeh Episode”, *The Arab Studies Journal*, vol. 18, no. 1, 2010, p. 170.

⑦ George Potter, “(De)constructing Nationalist Imagery: Jordanian Cinema in Times of Crisis”,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3, no. 1, 2016, pp. 33–34.

⑧ Curtis R. Ryan, “Identity Politics, Reform, and Protest in Jordan”,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11, no. 3, 2011, p. 568.

⑨ Mohammed Torki Bani Salameh and Khalid Issa El-Edwan, “The Identity Crisis in Jordan: Historical Pathways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44, no. 6, 2016, p. 995.

谓的“约旦选项”(Jordanian option),^①将约旦作为与巴勒斯坦具有历史联系,且拥有大量巴勒斯坦人口的国家,以及将之作为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尽管这种观念在《奥斯陆协议》之后一度搁置,但并未真正消失。2018年,美国政府提出了“约旦—巴勒斯坦联邦”(Jordanian-Palestinian confederation)的计划,虽然未能成行,却是这一观念的体现。新一轮巴以冲突使“两国方案”遭受挑战。2024年7月4日,以色列议会以68票赞成、9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反对巴勒斯坦建国。^②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加剧,可能催生新的难民潮,对约旦形成严重威胁。在这种背景下,约旦被卷入巴以冲突之中。而约旦政府长期着力避免约旦的“巴勒斯坦化”。约旦对境内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整合不仅是国内政治问题,也成为影响巴勒斯坦问题走向的重要因素。约旦也处于中东各种力量的博弈和争夺之中,需要居间平衡以维持约旦的稳定。

Abstract The nation-building of Jordan is accompanied by changes in territory and the resulting demographic changes. At the heart of Jordan's national integration of the Palestinians is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memory between the two ethnic groups.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the geopolitical space of Greater Syria underwent a fission, presenting diverse pan-national identities. Transjordan initially sought the unity of Greater Syria and even the Arab world in the early days of its founding. In 1948, Transjordan took control of the West Bank and integrated the local Palestinians with Arab attributes, establishing a political model of sharing power between the West Bankers (Palestinians) and the East Bankers (Jordanians), which also resulted in the reality that the Palestinians became the majority in Jordan. After the Third Middle East War in 1967, Jordan gradually lost control over the West Bank and focused on nation-building in the East Bank. To some extent, Jordan has formed a balance between the East Bankers'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Palestinians' economic dominance, with the mediation of Jordan's Hashemite royal family in the middle. Although Jordan's inter-ethnic relations are relatively stable, they still face challenges.

Keywords Jordan Palestinians National Integration Arabization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田鸿涛,博士研究生;闫伟,教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西安,710127)

[责任编辑:黄凌翅]

① 该计划也有不同的版本,总体上反对“两国方案”。以色列工党曾希望将大部分西岸地区并入约旦,解决巴勒斯坦人的建国问题,即所谓的“阿隆计划”(Allon Plan);利库德集团则主张以色列完全控制西岸地区,认为约旦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国家。

② 闫伟:《加沙停火亟待多方努力》,载《当代世界》,2024年第9期。